



胶林儿女

张 枫



胶林儿女

张 枫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胶 林 儿 女

张 枫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,000册

统一书号 1C111·965 定价 0.67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中篇小说《珠碧江边》的续篇。它通过海南岛某农垦农场一九六二年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，热情地歌颂了为建设海南、保卫海南而战斗的英雄儿女。

《珠碧江边》中的伐竹班女战士谷春梅，在这里已成长为新建的碧江生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。她带领群众忘我地辛勤劳动，把荒山变成胶林；她帮助娇气的绣花姑娘成长为坚强的农场工人、民兵战士；她发扬共产主义风格，抢救了黎族生产队受洪水威胁的稻田；她在党支部领导下挖出了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，教育了有资本主义自发行为的职工家属。她是和群众血肉相连的普通劳动者，又是带领群众前进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。

作品生活气息较浓，语言朴素，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

插图：单柏钦

引 子

一九六二年春天，海南岛五指山的西北麓，珠碧江边上的木棉花儿，开得火红火红。

骄阳洒下一片金光，辉映得群山滴翠，红光满天。掩映在翠竹密林中的珠碧江，生气勃勃地穿山越谷，欢唱着奔向北部湾。

又是一个战斗的春天。

军垦战线上的英雄们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挥银锄，洒热汗，意气风发，高歌猛进，正在为开发宝岛，谱写新的篇章。

一年前，这儿还是一片密林荒野；如今山上山下，层层梯田。山上胶林，山下蔗园，长得好不整齐茂盛。一个新的居民点，象一颗光芒四射的红宝石，镶嵌在珠碧江边。

就在这条江的北岸，三面环山的一个平坝上，排列着十几栋草房。新建的砖瓦结构的仓库、食堂和两栋宿舍，刚刚竣工。雪白的山墙上，书写着红字大标语：

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。

加强防卫，巩固海南。

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

这些时刻激动着人们心弦的大标语，和院子中间那株躯干挺拔、高插云天的木棉树正在怒放的满树红花，交相辉映，把这个居民点渲染得朝气蓬勃，一片红火。

这个居民点，名叫碧江队，是军垦农场第二分场的一个生产队。一九六〇年，复员军人石头、武猛曾率领一个班，为建设农场的糖厂，在这儿砍过竹子。完成任务后，就留了下来，负责筹建新点。他们伐木、割茅、盖房、种菜、养猪，为迎接新战友，干了两个月。到了一九六〇年冬天，一批退伍兵，从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广东，有的带着新婚的爱人，有的带着弟弟妹妹，成千上万地来到农场。碧江队一下子就进来了二百多个新战友。寂静的山林，一下沸腾了。战士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加强防卫，巩固海南的号召，为屯垦戍边而来，所以在场党委的领导下，一面大开荒，向大自然进军；一面建立起一个民兵师，劳武结合，战天斗地。

碧江队只一年多时间就开荒一千七百多亩，定植了千亩橡胶，甘蔗五百挂零。一下子把周围大大小小十几个山头，削得溜光，修起了梯田。六一年初定植的橡胶，如今已有拇指粗，下半年定植的也都长出好几篷叶儿。甘蔗长势更是喜人，根根都有七八斤重，亩产平均达到六七吨。这碧江队当年建点，当年收益，以短养长，取得实效，一下子在全场出了名。六一年就获得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优胜红旗，所以有人又管他们叫“红旗队”。

碧江队有个三八妇女班，十三个女青年，都是二十岁上

下的。除了三个姑娘是跟着亲属来的中学毕业生，剩下的全是退伍兵的爱人，原来都是人民公社的积极分子。虽说结了婚，还没个儿女，所以干起活来，生龙活虎，抓尖好强。要说砍大树是比不上男的力气大；可是砍起甘蔗来，个顶个，手脚再麻利的男工，也休想赶上她们。建队以来，季季获得红旗，是碧江队的一个红旗班。

人常说：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碧江队能成为先进单位，主要是因为有个好的党支部；三八妇女班所以拔尖，也和她们有个好班长分不开。你猜这班长是谁？就是当年伐竹班的女战士、现时碧江队队长武猛的爱人谷春梅同志。她是党支部委员，还担任着共青团支部书记。

这谷春梅，现年二十六岁。原是武汉纱厂女工，怀着雄心壮志，离开大城市来到祖国边疆，决心为宝岛建设献出自己的青春。所以她学习认真，工作积极，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，把一个班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。党支部指到那里，就打到那里，毫不含糊。平时干活，专挑重活干，专拣重担挑。就是些腰大膀粗的男工，随时都得鼓着劲干，稍一松懈，就会被她们抛后一截子。

碧江队成立武装民兵连，她们拿枪还嫌不过瘾，硬是在炮排要闹个三八妇女班，放大炮。春梅在支委会上争得面红耳赤，却没有通过。女伴们直给她打气，她就一个电话打到总场党委书记——民兵师政委那里。师政委听了她的陈说，只是笑呵呵地说：“愿望很好么，我们研究了以后再告诉你们支部，先不要着急。”

过了两天，支部书记石头从总场开会回来，拿着一张信笺，抓挠着后脑勺笑着说：“春梅，祝贺你们，总场党委批准了你们的要求。给！这是党委书记亲笔写给你们们的。”

谷春梅接过来一看，只见上面用毛笔正楷抄写着毛主席的一首诗——《为女民兵题照》：

飒爽英姿五尺枪，
曙光初照演兵场。
中华儿女多奇志，
不爱红装爱武装。

“我的天哪！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撑腰了。”谷春梅激动地喊了起来。就这样，三八妇女班成了一个迫击炮班。

谷春梅把这首金光闪闪的诗，镶嵌在原来镶嵌“全家欢”照片的一个玻璃镜框里，挂在三个女青年住的那间房内，为的是天天都在那里开班会，大家都能看到，从中受到鼓舞和鞭策。

所以，这谷春梅在她这一班人的眼里，既是班长，又是大姐，又是……。大家就一个劲儿地学着她的榜样。就连她的打扮，她们也模仿。比如她嫌竹帽子戴在头上又重又妨碍工作，她从来不戴，一天到晚头上老顶着一条白毛巾，象北方农村妇女那样在脑后挽着。三八妇女班，就全都是这么一个打扮。

碧江队一共有五百多亩甘蔗，砍到现时为止，只剩下一个林段头，七八个班一齐围攻上来，百十号人，呼儿喊叫地

好不热闹。这时轰隆隆一下开来两部十轮大卡车。

谷春梅抬头一看，夕阳已经压山。连忙把手里已经刮得溜光的那根甘蔗，往甘蔗堆上一放，转脸向四边一看，招呼说：“快，天黑了，装车。顺手把手边的捎上！”说罢拣起两条翠绿的甘蔗尾巴，三拧两拨拉，双手一托腿一顶，一捆甘蔗上了肩，飒啦飒啦地踩着铺满垅沟的甘蔗叶儿，一路小跑，直向汽车奔去。

“装车！”在她的身后，响起一片呼喊声，哗啦啦地一下跟上来十二个姑娘。

这甘蔗装车，可是个重活。装的时候还得讲究点技巧，否则车厢填不满，上面堆不高，浪费。同时，车什么时候来，就得什么时候装，所以打夜班也是常事。她们不但装车，空下来还参加砍甘蔗，一个人干的活，顶一个半人干的还多。这活儿也是她们争得来的。由于她们装车认真、利索，又从不误时，常常受到司机同志的赞赏。司机们还写了好几篇稿子到广播站去表扬她们哩。

“谷班长！是吃了饭装车，还是装了车再吃饭？到吃饭时间了。”司机老李笑嘻嘻地征求她的意见。

“吃饭装车一齐干。”谷春梅肩膀一抖，那捆甘蔗一下摔上了车尾。这才从头上拉下毛巾，擦了把汗，笑咪咪地接着说：“我一嘴说的是两家话，你们二位去吃饭，我们来装车。等你们吃饱了，我们车也装好了，两不耽误呀！”

“说的是。伙计！吃饭去。”老李说着把手一挥，两个人就急急忙忙到队里吃饭去了。

“还是我上！”谷春梅脚踩铁蹬，手一攀车厢板，一窜上了车。这时十二个姑娘分成两个组包两部车，前前后后一捆一捆甘蔗，摔了上来。十根八根一捆，少说也有六七十斤，就这样，车上车下呼呼喊喊地装起来了。

天很快黑下来了，天边一抹红霞。西山显出黑呼呼一道起伏的轮廓。砍甘蔗的人已经完工，呼啦啦沿着便道往队里走去。

“加油！”副班长朱丽英大喊了一声。

“加油！加油！嘻嘻嘻……”姑娘们一阵欢腾。

“不要忙，当心脚下滑。”谷春梅向姑娘们打招呼：“不要尽图快，叫甘蔗叶儿滑倒，万一摔伤就不好了。”

“谷班长！谷——阿——姨——！”忽然，负责看守作物的张桂明，带着一条毛茸茸的大黄狗，蹦跳着直奔而来。喊得那么急切，隔半个林段，听着都直扎耳朵膜。

“什么事呀，象个急脚鬼那样乱咋呼。”朱丽英笑骂了一句。

“什么事呀？阿明。”谷春梅哗地一声放好一捆甘蔗，手扶车厢板，看着来到跟前的张桂明问道。

“遇见麻烦事啦，支书叫你快点回去哩。”张桂明仰着个脑袋，一面喘气，一面嘬着一嘴小白牙笑着催她。

“没说什么事？尽是个叫！”谷春梅顾不得看着他，手脚不停地一捆一捆地装着甘蔗，一面问他。在这个热气腾腾的战斗中，她那肯放开手，而且眼看也就快完了。

“真的叫你快回去么！”张桂明笑着说：“来了个阿姨，坐在那儿哭，没人劝得了，支书才叫你回去哩！”

“到底是谁来了呀?”

“听说是林班长的未婚妻。”

“林育学的爱人来啦!”

“干吗一来就哭呀?”

“我怎么知道。”

“快装! 回去看新媳妇。咯咯咯……”

姑娘们一片笑声。

谷春梅笑了笑, 心里说:“小林这个鬼, 日也盼, 夜也盼, 盼来个哭鼻子的, 可有他头痛的时候。”嘴里却对张桂明说:“知道啦! 你先回去吧, 再有十来分钟就装完了。”

“加油!”朱丽英又大喊了一声。

姑娘们麻利地把两辆车装得象两座小山似的。等谷春梅最后一个跳下车来, 两位司机同志, 刚好吃饱饭走来, 笑着说:“我这四吨车, 怕你们装上五吨了吧!”

“哎呀呀! 多装、快跑是你们的竞赛条件, 我们侍候的还不好?”

“好, 好, 好! 就是要这样。谢谢三八妇女班的同志们!”两位司机笑着说。

“这就对了!”

“注意安全呀, 司机同志!”谷春梅大声地补充了一句。老李点点头, 一踩油门, 车子就一颠一晃地开动了。

“收工!”谷春梅把手一挥。

“看新媳妇去!”姑娘们一阵风似的往家跑。

故事就从这儿开始。

谷春梅顺手在清凉的江水里洗了把脸，姑娘们紧跟着她，飒飒地一阵风似的来到家，已是上灯时分。

司机刘震辉从饭堂出来，后面跟着支部书记石头。谷春梅说：“小刘！你把谁给拉来了，哭鼻子抹眼泪的？”

刘震辉把手一拍笑着说：“哎呀！遇见麻烦事了。在海口我听说她是林育学的未婚妻，心想：这可是件美差，非吃他两斤糖不可。一路上欢欢喜喜，问东道西，吱吱喳喳象个麻雀儿。谁知道一进这大山沟，话也不说了，眼也直了，泪也流出来了。”

支部书记石头笑着说：“你去照顾一下，怕是叫这大山沟给吓坏了！”

谷春梅定神想了一想，问道：“林育学呢？”石头说：“和队长几个人，在清理几根大木料，还没收工，可能也快回来了。”

“她不是叫刘绣云吗？”谷春梅问。

“对！是这个名字，林育学天天念叨的就是这个名字。”刘震辉虽说离开伐竹班当了司机，没有来建点，由于大家亲密，你来我往，常开个玩笑，倒记得很清楚。

“好吧！还不知道怎么样哩？”谷春梅说声，车转身向林育学房门口走去。

满院子人来人往，林育学门口站了好些个人。这时三八妇女班的人，挤了一房子，有伸头看的，有捂着嘴笑的，却没有人说话。

“谷班长来了，看她有什么本事？！”人群里低声地嘀咕着。谷春梅先站在人后，仔细地把那姑娘看了一眼。通亮的高脚火油灯下，只见她雪白的圆脸上，两道细长的黑眉，长睫毛下掩着一双大眼睛，闪着泪花。薄薄的两片红嘴唇，抿得绷紧，脸蛋上，显出两个小酒窝。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，一左一右地牵拉在紫红色灯芯绒的上衣上，心里说：“林育学找到个这么漂亮的爱人！可惜就是太娇气。”

“姑娘们快去洗澡吃饭！”谷春梅招呼一声她们班的同志，姑娘们就笑着挤出房去。谷春梅顺手拎起水桶往面盆里倒了水，放在凳子上。这才走到床前笑着说：“绣云，你来了，把我们大家好盼呀。快洗把脸，好吃饭。”说着上去就给她捋袖子。

刘绣云正在伤心抹泪，听人这么亲昵地喊她，猛地一愣，心里说：“这是谁！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位女同志，微黑的长脸，两道插鬓的眉毛下，闪动着两只又圆又大的笑咪咪的眼睛，甜蜜蜜地对自己笑着，又给自己捋袖子，心里糖儿、醋儿一阵翻腾，也不好只管坐着，这才站了起来，不好意思地扑闪了两下眼睛，挽好袖子，伸手去洗脸。

“在家，怕还是滴水成冰吧！……”谷春梅站在旁边，说着些冷呀热呀，坐车累呀，晕不晕船呀一类的见面话，只字不提别的，把刘绣云满肚子的懊恼，吹散了许多。刘绣云洗了脸，又接过一杯开水来，喝了几口，放在桌上，这才开口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“哎呀！她怎么进去说几句话，就把她给拨拉的动起来，嘴也给撬开说话了？”门外面的“小评论家”议论开了。

“我想，她那句绣云叫的妙，大概她们过去就认识。”

“去你的，一个湖北，一个湖南，那儿会认识。还不是林育学天天咋呼，咱们也知道她这个名字，就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点知识。”“小评论家”取笑说。

“嘻嘻嘻嘻！”院子里一片低低的笑声。

林育学今天碰上了几根大木料，队长武猛又和他们在一起，几个硬角色往一块一凑，硬是不清理完不收工。所以全班都晚收了工，此时刚到。听说未婚妻来了，一路小跑。但是，没跑几步，心里嘎噔一下，又放慢了脚步。有人说：“林班长，快！哭鼻子哩。”心里说：“果然是这样，咋办？”老远从窗子看进去，只见谷春梅在，心中一喜，“有她在，就没得问题。”于是兴冲冲地把那开山大斧，往窗下一放，一头就扎进门来。

几个女同志，一见林育学进来，连忙往外走。谷春梅咧嘴一笑，给他使了个眼色。林育学往前蹭了两步，抓着头皮，想说什么，又闭了嘴。

谷春梅笑着说：“绣云！小林回来了。”谁知道刘绣云一

听，气鼓鼓地扭头狠狠瞪了林育学一眼，一甩脸，撅着张小嘴坐着，理也不理。

“春梅！春梅！”门外有人喊。谷春梅说：“小林！你们说说话吧，我去给她收拾个住的地方。饭，一会儿我送来。”

谷春梅出了房门一看，原来是司机刘震辉在喊她。她还以为是叫她们装车哩，连忙说：“等等，叫我们那些人吃了饭，马上就装。”

刘震辉说：“看把你忙的！石支书说啦，我这一车，他和猛子几个干部去装，你们班不用去了。猛子他们正在吃饭，还得等会儿。”

“可得注意点身体，小刘！天天跑几百公里，深更半夜，注意点安全。明天还要去海口！”谷春梅走着说。

“几千吨炸药，够拉一阵子的。”刘震辉说：“你还说别人哩！听说你一天到晚，总是手脚不闲，可别累垮了。”

“要不怎么着，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么！我结实得很，几年了，连个头疼脑热都没有。”谷春梅说着进了自己的房，点上灯。

刘震辉把手一晃又放到背后，笑着说：“我给你带来了宝贝！”

谷春梅眼尖，见是报纸包着一叠东西，喜得伸手就要，说：“一定是给我买到了宝书！”刘震辉这才把手一伸，打开报纸，亮晃晃，新崭崭，还散发出一股油墨香味的四本《毛泽东选集》捧到面前。喜得她连忙在衣服上擦了擦手，双手接过来，说：“这可真要多谢你了，费了不少劲吧！”说罢把书紧紧贴

胸抱着。

刘震辉坐了一会，听到武猛在院子里喊他，一抬腿就出了门。谷春梅小心翼翼地把书收起来。

“你往哪里去？”院子里传来林育学的声音，谷春梅想着，可能又出了麻烦，连忙拿起手电就往外走。

原来，谷春梅离开后，林育学犹豫了一会儿，往前蹭了一步，喊了声：“绣云！”刘绣云忽地车转身来，直愣愣地瞪着他。本来一双被长睫毛盖着的又大又亮的黑眼睛，这时看上去，象要喷出火一样，半天才冲着他说：“那个认得你！”说罢一扭身子，双手捂着脸又哭起来了。

林育学说：“怎么搞的！你来也不先打个电报，没能去接你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刘绣云唰地一下站起来，气冲冲地说：“谁要你去接啦！你叫我来这个山沟沟做什么子啦！”说罢几步冲出门去。

“这是怎么说！”林育学急得直跺脚，跟着追了出来。

刘绣云一时气急，冲了出来，见外面黑咕笼咚，心里倒了主意。忽然手电一亮，一个人迎面走来，说：“哎呀！绣云，怎么出来了。”声音好熟。

说话的正是谷春梅，她怕刘绣云认不出她，故意用手电往自己脸上照了照。刘绣云象得了什么救星似的，上来就抓住她的手，跺着脚抽抽嗒嗒地哭。

谷春梅用手电一照，只见林育学满面怒容，双手叉腰站着，就喷着他道：“小林！怎么一见面就吵嘴，人家老远的跑了来，应该好好的谈谈，你这是怎么啦！”

林育学把眉毛一拧，说：“还没说上两句话哩，那个和她吵！”

“还有脸说哩！”刘绣云死死拉住谷春梅一只手，却拧过身子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信上说的那么好听！有这个厂，那个厂；还说海南岛是宝岛。看多好呀，来到这个荒山沟里，一根烟囱也没得！”

谷春梅一听，一下笑开了。一看，又有些人往这儿走来，便说：“走！到我房里去。”

进了房，她把刘绣云让在床边上坐着，只见这姑娘，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，顺着两腮直往下滚。连忙拧个热毛巾，递给她把泪擦干了，说：“快别哭啦，那么大个人，还象个孩子样，哭鼻子抹眼泪的。”这话说的严肃认真，一下子把个刘绣云给镇住了。

“老谷！你还吃饭不吃？”管理员张玉贵一低头扎进门来说。看见刘绣云眼睛红红的，眼睫毛上还汪着晶亮的小泪珠，一下乐了，又笑着说：“还没哭够，姑娘家就是泪多。”

谷春梅笑着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我们这就去吃饭，还用你叫！”

刘绣云一看这个人，四方脸，又高又大的个儿，说话那么冲，把头一扭不理他。

“我不是为这个来的，”张玉贵往凳上一坐，说：“支委扩大会上决定，瓦房给你们一间，好几天了，你怎么还不搬？”

谷春梅倒退到床边和刘绣云并排坐着说：“我不是说了，七班长一家五口，还有个阿婆，该让他们搬进去住。我这统